

续资治通鉴长编

續貴州通志卷之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六月辛酉權戶部侍郎韓宗道為刑部侍郎
直龍圖閣知熙州范育為戶部侍郎直龍圖閣知秦州
葉康直為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知陝州呂大忠為直龍
圖閣知秦州殿中侍御史賈易為國子司業其新除禮
部員外郎命勿行六月八日除禮外七又改淮憲 江淮等路發

運使苗時中為陝西都轉運使 命右朝散郎段與京

置場出賣府界保甲司緣保甲省到及內藏庫見寄帳

封椿收租匹帛等新無案此戶部言開封府推官

王詔近附府界諸縣催斷合該疏決公事竊見府界民

戶歲出體量。和買稗草最爲不易。歲不過六百萬數。每

束支錢二十八文。三等以上戶以京東布折價。第四等

給見錢。并赴在京諸場送納。所支價直已是不多。又嘗

得之後時乞。今後支俵錢布限至九月終。須管了畢。從

之。新無先是知熙州范育言。因蘇轍六月未論育生事附此育以四年七月十二

日除熙州此稱臣至本路當是四年秋或冬間發此奏竊臣至本路體探得鄂特

凌古謀害溫錫沁之迹。然自殺覺來。瑪斯多卜後來溫

錫沁父子畏偏爲備。兼知朝廷有意。令好看溫錫沁及

與巴烏凌斡巴桑多爾濟結官職。鄂特凌古自此勢雖

少緩而謀愈深。多遣質戶來邈川。換易舊住人戶。去其

腹心。翦其羽翼。又使巴烏陰制其內。溫錫沁父子勢益

孤危。溫錫沁以目疾多不管事。巴烏亦以看經爲說。鄂

特凌古勾喚皆不去青唐人往來多凌辱邈川人戶邈
川人情極不安鄂特凌古又密遣般擦與夏國結和並
不由邈川只近北往來有共殺錫沁并吞邈川之謀然
羌酋亦不自悟若青唐與夏賊共取邈川則夏賊勢強
青唐勢弱其勢必不兩存正如晉取虢及虞行及彼爾
臣愚以謂邈川存則有西蕃爲夏賊障蔽邈川亡則西
蕃必爲夏賊所併西蕃併則其旁諸蕃夷皆爲所役屬
西南接巴蜀東北至河東地界幾及萬里其強盛正如
唐之吐蕃必爲中國大患臣愚竊以朝廷綏撫四夷蓋
欲使中國外夷皆安永無兵革之患爾若今日安而後
日有患則不可恃以爲安西蕃之勢是也臣蒙朝廷付
以邊寄苟三二歲無事容身而去則於臣私謀甚安然

遺西鄙無窮之患則臣上負國恩死有餘責臣雖至愚所不忍爲也臣謂爲朝廷熟計邈川不可不存溫錫沁不可不救鄂特凌古不可不正其罪凡此皆出於不得已時不可後機不可失蓋有一動而爲萬世之安者今日是也臣近又據岷州都總領蕃兵李祥報臣結幹磋使人來趙醅忠處云鄂特凌古特起人馬去邈川爲溫錫沁勾不來洮西安撫王光世報臣探得青唐質戶一千七百戶在邈川舊城裏住坐卻將舊城裏首領蕃部攢出又言點集志家一千來人馬待十一月內奔斫斯博城來裏又言錫沁父子及族下有評泊言漢家有力量時自家偉投漢去沒力量時儻父子一一就取上將青唐城去又說錫沁父子被青唐人監管著裏臣觀此

時勢鄂特凌古之謀已急錫沁父子之心已危若失此機會不爲救卹則錫沁爲鄂特凌古拘執遂并邈川矣臣體訪得邈川有戰兵萬數其人心皆附錫沁錫沁自來心向漢其力非不能拒鄂特凌古兼鄂特凌古自殺巴羅羅遵後河南部族人懷怨森摩乾展亦怨鄂特凌古殺董馘妻并近上首領徒以逼近勢不得不服蕃僧卦斯敦其徒千餘人國中上下所共敬信自鄂特凌古妄行殺戮亦頗有恚忿之言曾斫禁院門奪出斯吉溫河南隆博喬家等族皆點集不赴鄂特凌古又將諸首領親屬及董馘族人趙醮忠姊妹皆疑忌囚繫人自爲敵將報其怨爲日久矣然觀錫沁輩與諸酋雖內有怨鄂特凌古之心外有拒鄂特凌古之勢而隱忍事之

雖將就拘執逼死亡而不發者蓋謂鄂特凌古爲朝廷所立通其和好放過般擦恩澤撫存之甚厚度其不爲已助故畏憚而不敢爾臣謂鄂特凌古乃篡國之賊自旣得志肆行暴虐誅不附己者始與夏賊合謀寇邊賴天誅挫其賊鋒擒獲酋首故俛然效順自朝廷蠲釋其罪猶且點集兵馬爲滿裕克聲勢誅巴羅羅遵謀害溫錫沁今歲夏秋諸蕃遠近豐稔獨青唐久雨震雹大水漂溺人不聊生國人之所共憤天意之所不容其罪大矣今若朝廷尙務含容使此賊酋謀行計得先併錫沁則其諸部族畏威帖服必與夏賊締交復爲邊患一旦爲夏賊所圖則臣前所言中國大患不旋踵生矣不可不深憂不可不早計臣今已遣閒人告諭錫沁若鄂特

凌古更遣人馬來邈川時速來告急臣欲乞量發蕃漢
兵馬以助錫沁爲聲勢錫沁知朝廷爲援方敢出兵拒
鄂特凌古且使錫沁結諸酋長及遣河南諸族相應舉
事送趙醕忠過界因其人心先聲傳諭以鄂特凌古當
得罪趙醕忠當立爲辭此則兵雖不交而賊酋之首可
致於麾下宣朝廷威德立醕忠以續董戩後寵綏部族
錫命首領不改其舊則邈川自存青唐自安不踰月之
閒事大定矣醕忠旣襲其國上德朝廷世世忠順爲漢
西藩控夏人之腹背制其死命使不敢犯邊存亡繼絕
以示大義四夷聞之罔不悅服豈獨弭西邊之患乎一
舉而獲萬世之利矣如此經制則依得朝旨不敢有失
事機卻致邊患伏乞朝廷速賜指揮

育又言

此奏稱
正月

當是五年正月也今并前奏附六月侍臣竊以禦戎之要

未六月二十八日育罷熙帥除戶

防患在於無形制勝在於未然患至而後圖安未有不
危者也兵交而後求勝未有不敗者也臣觀本路有無
形之患其端已具其憂甚大臣蒙朝廷假以方面之寄
若容身自謀依違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貽朝廷憂下爲
一方害則臣辜負明恩不忠之罪大矣故臣敢極陳其
說臣伏見近日朝廷詔本路與夏人分畫疆界依綏德
例非所賜城寨外以二十里爲界通遠軍定西通西榆
木等城寨朝廷指揮拶邊相照取直西人執以逐寨外
取二十里蘭州智固勝如堡前日朝廷令常作守據之
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爲非舊堡寨要
自康古寨打量此二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

邊面形勢有無窮之大害若不從夏人必起兵爭占有
害今日和議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臣請陳其故蓋定
西北與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處則賊境在東若皆取
二十里則今日所棄邊面多者已三二十里所徙弓箭
手已數千百戶失膏腴之地數千畝又定西孤絕賊兵
可從中斷其歸路其勢決不可守則通遠之邊面所蹙
又不啻數十里而賊兵每出可至通遠通遠受敵則熙
河一路有扼吭不通之患矣蘭州向藉智固勝如川地
五十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泉可以灌溉其收畝數斛
無慮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就耕而以
名目占坐不去者已千有餘人若從康古二十里爲界
則二堡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捨此北距河南介山東西

境壤無餘其耕種之地旣不足以自食其州粟日益貴費日益廣又況賊兵一出則立至州之西野增兵嚴備無時而已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大患者也臣訪聞定西一帶川原廣闊昔喀木所居西市夏人置倉以積穀智固勝如川僞號御莊自歸本路其土人皆走天都山及會州之境地瘠人貧未嘗一日不回思其地又聞夏人嘗使此方之人自謀爭奪之計昨正月中西界所差分畫首領與邊臣議論不合而去今其再至探得集兵數萬屯於境上時出游騎道不遜之語度其意蓋將必爭而後已雖至於用兵廢絕和事皆且不顧此所謂不從其請將見兵爭而不解未有可息之期也以臣計之不與則用兵雖速而

患小蓋吾邊有易守之形也與之則用兵雖緩而患大
蓋吾邊有難安之勢也然此二事皆已形之患又有未
形之患大於此者不可不慮臣請終言之竊聞青唐鄂
特凌古昔以篡國朝廷旣行封爵嘗與夏賊同謀寇邊
賴朝廷威斷邊將出兵生擒果莊斷河橋以挫其鋒遂
寢姦謀納質效順息數歲之邊患今聞鄂特凌古常疑
其下有怨仇之謀日圖誅殺易置首領且與夏賊結約
甚懽遣人往夏國告其與漢和激其用兵之意蓋夷狄
氣類皆同其嗜欲旣一勢必相爲而又鄂特凌古篡於
前梁葉普篡於後昔也相視而成其謀今也同心而濟
其惡理必然矣臣恐二賊締交夏賊出兵於通遠金城
之郊本路嚴兵以禦之二賊又出兵河岷之郊則本路

分兵而力不給朝廷方且益發兵增備不知幾何而止也商者不得安於途耕者不得安於野則所仰之粟不知幾何而足也五州之境邊面二千餘里二賊據吾腹背歲歲不可弛備一日不可減兵備其東則西出備其南則北出左提右挈四面受敵朝暮相救之不暇一有交兵則五州之勢岌岌乎皆有動搖之憂萬一至於敗撓而不可支可不慮哉此臣所謂無形之大患可爲朝廷憂者也以臣愚計欲防此未形之患必爲制勝未然之術臣願朝廷垂聽毋忽臣昨累曾經畫青唐邈川利害朝廷未賜俞允近鄂特凌古再召溫錫沁愈懷疑懼邈川人情亦不安又殺珪羅族四人錮其酋首及勾隆博喬家族首領徙杓魯新族其人戶不從遂拘執首領

致有五百餘戶走入河州界約欄未去自朝廷除結幹
磋鎮州刺史勾在青唐拘畱不還又勾界邊斯博格亦
畱青唐其國人攜貳酋長憂懼愈甚於前近又探得鄂
特凌古病甚或云已死匿哀不發欲踵前日篡董戩之
迹此逆酋之暴虐與人情之怨叛較然可見矣臣觀夏
賊之於邈川地近而勢便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彼兩地
之動息夏人知之固熟徒以葉普始篡及疆議未決故
遲遲計未發爾使其志得謀行移兵以舉邈川并青唐
若振槁木之易其爲西邊大患臣前日已嘗具奏於朝
矣就其未能二賊方且合謀爲患如臣今日所陳其勢
必矣臣又聞古人善爲謀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今本路欲與夏人交議地界當賊兵之鋒而爭口舌之

勝臣未見其可也不若緩其所當爭而出其所未發先
爲之計伐夏賊之謀而絕其交乘青唐之變而定其國
用臣前策納趙醅忠繼董戩後醅忠旣立忠順戴漢因
撫諸酋悉皆內向則二賊之交絕矣董戩旣死人心皆
服虐亂旣除國內舉安則青唐之變定矣夏賊失青唐
之援則有背腹之憂本路得邈川之歸則有形勢之利
彼之所恃者復在我吾之所患者復在彼如此則區區
之夏賊將假息於巢穴而不敢窺吾邊鄙通遠金城之
疆錫之則爲朝廷之德不與則亦不敢爭吾兵不用而
可以制夏賊之猖獗平西賊之禍亂威行萬里義服四
夷雖唐虞三代之禦戎不是過矣將見本路之氓有臥
鼓息烽之安趣耕稼而成樂俗矣復何邊鄙之憂哉此

所謂制勝於未然之術也臣伏思朝廷大計務欲安邊
息民不用兵革臣爲此謀其始惟護趙醅忠假以兵力
因其人心助其聲勢過此以往更不煩兵其津遣趙醅
忠鎮撫部族合措置事件如蒙朝廷賜可乞別具條析
聞奏臣雖述此利害或恐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詰
問卻致往復已依近降朝旨選差本司勾當公事种朴
乘遞馬赴闕詣三省樞密院稟議去訖伏乞朝廷檢會
臣累狀及今奏事理早賜處置指揮結韓榘授鎮州刺史乃四年七月二

十四日蘇轍十二月十四日初上官均云云可考

是月令保安軍牒宥州熙河地界如前已申樞密院候

指揮

政目六月末事

夏人犯智固勝如二堡

政目六月末事七月十二日合

牒宥州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見西夏輕狡屢叛爲患